

SHIQIRI
MAOKONG
WORKS

十七日
猫空

饮食男女

SHI XIANG
MAN LOU

男女决之

美食为先

钟意
态度坚决

一生一世一双人

我要的只是
我是绝不会去给你做妻子的

我看上的人 怎样也会到手的

流萤
的回答更加霸道

无敌女掌柜 VS 傲娇男东家

抵债丫头摇身变成酒楼掌柜，家传秘方令酒楼起死回生，横扫全城。

热播剧
《金玉良缘》
小说版作者
[曼九九]友情推荐

SHIQIRI
MAOKONG
WORKS

十七日
猫空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食香满楼 / 十七日猫空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5190-0008-0

I. ①食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5375 号

食香满楼

著 者: 十七日猫空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张 山

责任编辑: 周 欣

封面设计: 梁旦旦

复审人: 李 民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00330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zhoux@clapnet.cn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60 千字 印张: 8.5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版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008-0

定 价: 24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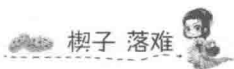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目录
CONTENT

001 / 楔子	落难
004 / 第一章	初见
021 / 第二章	赌约
038 / 第三章	看花
055 / 第四章	心意
073 / 第五章	心属
092 / 第六章	旧事
109 / 第七章	信任

目录
CONTENT

126/第八章	· 进宫
144/第九章	· 命案
161/第十章	· 生死
180/第十一章	· 再约
196/第十二章	· 关心
213/第十三章	· 商道
230/第十四章	· 情定
247/第十五章	· 成双



楔子 落难

越过满地狼藉的白鹤楼大堂，钟意推开最里边的房门。

婶娘似乎还在这里，穿着她唯一的好衣裳，面露嗔怪，却笑意吟吟地对她说：“姑娘又来这，有哪个大家小姐总往外跑的。”

那时她总是死皮赖脸地贴住婶娘，身子跟扭股糖般，摇着婶娘的袖子说：“人家不想在院子里，婶娘，让我帮你打理酒楼吧。”

婶娘总是不肯，她总是说钟意是大家小姐，不能抛头露面。

可她哪里是什么大家小姐，她从小就父母双亡，自记事起就是叔叔婶养育她。三年前叔叔去了西南，一去不返。婶娘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经营一间酒楼，以一个女子之身，硬是在东城最繁华的十里花街站稳了脚跟。

婶娘却把她当作大家小姐供养起来，还给她买了丫头使唤——

直到走到山穷水尽，也不肯告诉她半点真相。

钟意的眼泪扑簌簌地打在衣襟上。

名为“白鹤楼”的酒楼还在，婶娘经常待的房间里，也还有婶娘的气息，可是婶娘，钟意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再也不在了。

上午她跟着账房刘先生将婶娘发了丧，现在她抱着婶娘的牌位，却连

个把这亡魂供养起来的地方都没有。

这间酒楼……

钟意走出娣娘的房间，四顾着被要债的人打砸一番、已经不成样子的酒楼。

一个月前，一切都还好好的。

娣娘的酒楼虽然不是京城最有名的，但也在花街上有一号，尤其是四种茶点，因娣娘有一张秘制方子，所以这四种茶点是京城一绝。

靠着这四种茶点，钟意和娣娘的日子，过得还算滋润。

现在想想，一切都是从那个穿湖色长袍的人来白鹤楼之后才开始改变的。

钟意一直住在白鹤楼后边的小院里，娣娘并不跟她说白鹤楼的生意，可钟意能察觉到娣娘的变化。

有段时间，娣娘很高兴，好像是因白鹤楼生意不错，后来娣娘的脸上就露出焦虑，直到最后，一切都无法挽回时，钟意不顾丫头的阻拦，冲到白鹤楼抓着账房刘先生质问，才知道娣娘被人骗了，欠了巨额的高利贷。

八千两纹银。

娣娘总是说，如果攒够盘缠，她就带着钟意去西南，去找叔叔。

去西南，路途遥远，车马劳顿，她们是平民，住不了驿站，只能带足银两，去住客栈。

常言道，穷家富路，饶是娣娘在京城开酒楼，也始终没有攒够这笔钱。

而八千两纹银，对娣娘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从未经营过酒楼的钟意，也十分明白。

可钟意怎么也想不通的是，一向坚强的娣娘，怎么会自尽而亡。

等她发现端倪赶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

娣娘被账房刘先生放了下来，变成一具硬邦邦的尸体。

娣娘丢下了她。

这天地间，从此就剩下了她自己。

一刻钟之前，账房刘先生也被他那凶悍的妻子拽走了，白鹤楼里的伙计厨子早就跑了，厨房里的菜蔬也被席卷一空。

为了还债，钟意做主，把栖身的小院和身边的丫头卖了，可是这连高利贷的利息都不够，对方只给她们两天时间。

婶娘却连两天都没等到，在当天晚上就悬了梁。

钟意脑子发木，痴痴呆呆地走向酒楼大门。门正开着，外面人来人往，是繁华喧嚣的热闹所在。

就这样走出去，她又该去哪儿呢？

突然眼前出现一人，穿着黑绸衫，摇着一把硕大的折扇，潇潇洒洒地向她走来。

钟意屏住呼吸。

第一章 初见



“小娘子，钱凑齐了吗？你婶子死了，欠的债却不能一笔勾销。”

迎面走来的人面相猥琐，钟意认识，是花街上放印子钱的牛二，婶娘就是欠了他八千两纹银。前一天，这人带人来白鹤楼，把酒楼上上下下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，还砸坏了好几处栏杆。

他今天来的目的钟意也很清楚——讨债。

可是钟意除了这间酒楼和她自己，就什么也不剩了。为了死去的婶娘，她不能把这间酒楼让给别人，她必须坚强起来！

钟意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心神，目光毫无畏惧，直视牛二，用冷冷清清的口气说道：“望大爷再宽限几日。”

牛二一愣，没想到这养在深闺的小丫头片子有如此锐利的眼神，不由得打量了钟意几眼。

她穿着丧服，简单的发髻，不施粉黛，不插珠钗，整个人像朵雨打深门的梨花，有一种清冷的气质。

牛二咳嗽一声，一本正经地对钟意说：“若是还不了债，拿别的东西抵押也成，这间酒楼，或是你婶子手里那点心方子，或者是你……”说到

这里，牛二的口气下流起来，“小娘子长得不错，值不错的价钱。”

钟意想到婢娘闲暇时对她说过话，钟家最宝贵的就是那四种茶点的方子，婢娘早早就将那方子缝到钟意的贴身衣物上了，现在想来，原来婢娘早就存了死志。

“不行，酒楼、方子，都不能给别人！”钟意凛然说道。

牛二嘻嘻一笑，扑向钟意：“那只有搭上小娘子了！”

钟意猝不及防，被牛二拉住了胳膊。

“八千两，几个你这么大的银人也打出来了。你跟了我，这酒楼就给我主子了。”牛二嘴里的话越发不堪，“老爷管保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享尽荣华富贵！”

弱女子哪能抵挡住成年男子，钟意几下就被牛二拖出酒楼。

情急之下，钟意大声呼喊起来：“来人啊，救命啊，光天化日，强抢民女……”

钟意刚喊了几句，就被牛二捂住了嘴。成年男子手掌的汗湿味，熏得她差点晕过去。

眼看钟意就要被牛二和仆从拖进马车了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，透着三分的漫不经心和慵懒。

“牛大总管，生意做得越发大了，竟干起了拐卖人口的勾当。”

钳制钟意的力量忽然减轻了，钟意趁机用尽力气甩开牛二，踉跄着跑出去，却因用力过猛，一下跪在地上，正对着声音的主人。

那懒洋洋的声音再次在她头顶响了起来：“姑娘快快请起，本公子可受不起如此大礼。”

钟意没有起来，她抬着头朝上看，想看清那声音的来源。

她却看不清。

傍晚的阳光正好打在那人的身上，为他镶了一道华丽的金边。他的面容隐藏在阳光里，只能让她听清他低沉的、慵懒的声音，让她隐隐约约看到阳光里，那若隐若现的一抹笑意。

“姑娘不起来，是要借此赖上本公子吗？”

声音很好听，带着磁性，听起来有点性感，但这样的声音传递出来的，却是有些轻狎的言语。这人是好是坏啊，是救她于水火，还是推她入火坑？

牛二看到来人，却失了所有威风，连连朝那人作揖，喊着“二爷”，直呼自己是小人，又连呼不敢不敢。

只是那人却把牛二晾在一边，和钟意说了两句话，才转过身，一边摇着折扇，一边懒洋洋地说：“你不敢？你抢人都抢到大街上了，还说不敢？”

“不敢不敢，小人不敢有此意。”牛二的汗流了一后背，赔笑道，“这酒楼欠了咱们银子，还不起，小人只是来收酒楼的。”

“哦？”那人又懒洋洋地问了一句，“收酒楼倒也罢了，怎么连人也要抢了去？再说，谁跟你是咱们？”

牛二冷汗流了一脸，弯腰垂首连声说不敢。

“哼。”那人冷笑一声，对牛二说，“人和酒楼都留下吧，本公子有用。”

牛二结巴起来：“那小的……如何跟主子交代？”

“不就是八千两银子吗？”那人冷冷地说道，“你是觉得我出不起？”

“小的不敢。”

那人仿佛懒得和牛二开口一般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你明几个找静容去拿银子就是。”

牛二面上颜色松了一松，感到能交差了，却又听到对方冷冷说道：“但你在花街上放印子钱这事，我是说给老爷听还是不说呢？你是谁的人，老爷也不是不知道。”

牛二大骇，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：“二爷，二爷三思，太太放印子钱，虽是瞒着老爷，但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。不然国公府家大业大的，这几年收成也不好，不捞点偏财，只能等着寅吃卯粮……”

那二爷笑起来，打断了牛二的话：“说得真是好听，那印子钱的利都进了谁箱子里，难道你不知道？今儿你仗着主子的势头，连强抢民女的事都干出来了，可见国公府是给了你多少威风。你不赶紧领罚，倒跟我辩白

说嘴起来。”

牛二牙一咬，知道今天是栽了，只得说道：“小人领罚。”

二爷点点头，轻飘飘地扔下一句：“自个去领三十板子就算了。”

牛二心里一惊，但也不敢多言，只能说了声是，又听那二爷说道：“这白鹤楼，我要定了。你回去跟你主子说，我想要的东西，就是毁了，也不能叫你主子得了手。”

牛二跪在地上，咬着牙又说出一句：“二爷和太太是母子，二爷这样……”

“谁跟她是母子。”二爷冷冷地说道，“这话我也不怕你告诉她。”说完不再看牛二，他越过跪在地上的牛二和瘫坐在地上的钟意，站到白鹤楼门口，仰头看那牌匾。

牛二自知今天是讨不了便宜了，只得叫马车夫带着他走了。

这时天已经要全黑下来了。

钟意依旧坐在地上，呆呆地看着那位被称作“二爷”的年轻公子。

这公子生得俊美，横眉如剑，明眸若星。他穿得并不奢华，简单的竹青色缎纹长袍，一条玉色腰带勾勒出颀长挺拔的身材。只是手里的那把扇子，倒像是有些来历似的，镶着乌金，扇面上画了一枝桃花，寥寥几笔，却显得春意盎然。

“姑娘看够了没有？”

钟意听到头顶又传来这清冷懒散的声音，不由觉得自己有些失态，连忙站起来，低头小声答道：“看够了。”

“扑哧——”她听到那公子轻笑一声，好像在笑话她太实在似的。

虽不知这公子是什么来历手段，竟然把牛二吓成那个样子，但钟意听到他的笑声，就不怎么害怕了，大着胆子又抬头看他一眼，郑重施礼道谢：

“小女子谢公子救命之恩。”

那公子随意挥挥手，说道：“不谢，我该做的。”

这句话钟意不解其意，于是又抬头看他一眼。

此时这公子已经走进白鹤楼里，皱了皱眉头，似乎是受不了酒楼里的破败，又走出来，正好面对钟意。他看她一脸愕然，就又扑哧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刚刚我替你还了那高利贷银子，现在这间酒楼是我的了。”

钟意连忙再次施礼，要称呼他东家公子，却又听那公子说道：“你也是我的了。”

“啊？”钟意愣了。

那公子自顾自地背着手上下打量钟意，又说道：“看你的姿色，也就中人之上吧，当妾是不行的，就当个通房吧，回去先从给本公子铺床叠被开始。”

天下果然没有白吃的午餐啊，钟意深深地感到，自己是才出虎口，又入狼窝了。

这位公子救她，是安的和那牛二一样的心思。

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那公子看向钟意，声音还是懒懒的，可在钟意听来，里面却是一点轻松的意思都没有了。

“落到本公子手里，总好过落到牛二那黑胖子手里吧？虽是通房丫头不是妾，但做本公子的通房丫头，却不是一般的福气呢。本公子可是国公府的嫡子，还是唯一的嫡子呢。”

钟意听那公子说起出身，竟是带着三分落寞的口气，但她眼下却无暇猜测那公子为何对自己出身不满。她不想给这公子当通房丫头，她虽是家道中落，原本的丫鬟也尽数发卖，但要她从小姐变成奴婢，她一时有些接受不了。

“我我……我不想做什么通房丫头啊！”钟意想到哪里说到哪里，干脆地说道，“公子就不能当成做了一桩好事吗？传出去也给你添了美名！”

那公子直接笑起来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，那眼睛是标准的桃花眼，在钟意看来，这眼睛装满了狡黠和轻狎。

那牛二不是好人，这位贵公子，怎么看也不像个好人啊……

钟意看那公子没有坚持，立刻端正地跪地，给那公子施了大礼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不要把我弄回去当通房丫头，好不好？我原本也是当小姐养的，铺床叠被我不会，但我出身商户，在经商上有些门道，你不如让我做你的掌柜，我家酒楼给我打理，我让你日进斗金，你做个富家翁，多好。”

那公子收起笑容，有些认真地看向钟意，半晌没言语。钟意跪在地上，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正要开口再次征求公子意见，就听那公子轻飘飘地问道：“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？”

“我、我很厉害的。虽然我婶娘不让我打理酒楼，但我会数算，我还看了很多经商的书……”钟意连忙解释。

“都没用。”那公子手一挥，打断钟意的话，“你若有信心，就跟本公子打个赌。”

钟意看向那公子，判断这公子是不是来真的。

“不敢？”那公子玩味地看着她。他站着，她跪着，他居高临下，一眼把她看了个清清楚楚。

钟意忽地抬头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不敢的！”

“那就好，本公子限你三日之内挣出自己的赎身的银两来。”那公子说道，“你若有这个能耐，白手起家，本公子就聘你做这白鹤楼掌柜；你若是不行，差一分一厘，晚一个时辰，你就做本公子通房，我也不用你铺床叠被，当个驮衣服的架子你总会吧？”

驮衣服的架子？

这也太侮辱人了！

钟意紧咬嘴唇，抬头，有些恨恨地看着那公子，她不信天会绝她如此，她有婶娘留下的点心方子，她还有一肚子的经商之道，她不信老天会让她做个驮衣服的架子！

“敢问公子，赎身银两多少？”

那公子嘴角含笑，踱了几步，摇着折扇慢慢地说道：“让我想想，我们府里，绯红是八百两买回来的，莲儿是六百两，就是最便宜的小芝，也

花了二百两……”

钟意惊呆了。

一个通房丫头要那么多钱！白鹤楼的一壶茶不过十文钱，一个雅座包间也不过一百文，她哪有本事在三天之内挣出二百两，那可相当于两万枚铜板啊！

“这……”钟意失望地垂下眼帘，“小女子没有这个本领。”

“当然……”那公子欣赏够了钟意的表情，笑着说道，“本公子说的都是府里比较出挑、出身也好的通房丫头，像你这样的……”他换了个严肃的口吻，一板一眼地说道，“像你这样出身市井人家、商贾之流的，也就值个一两银子吧。”

钟意忍不住再次抬眼看向那年轻公子，那公子的一双桃花眼，此刻眯得细长，让钟意想起了狐狸这种动物。

大家族里的公子哥、纨绔子弟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！

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家家户户开始上灯，十里花街也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刻。白天忙了一天的市民、偶尔进城想开开眼界的乡户人家、在衙门办了一天差的官员、大家里出来的子弟、苦读的书生……各色人等、各式人群，都开始往花街上涌。

一时间，各个酒楼、茶肆变得热闹非凡，有穿得标致的跑堂小二，扯着嗓门迎来送往，也有万种风情的卖唱女子，奏着丝竹乐器，丽音如大小珍珠落盘……

只有临近城门的一家酒楼，静静地立在黑暗中，如果不仔细看，你就看不到只有某个房间，还有一点微光。

钟意坐在镜子前，梳了半天她一头及腰的长发，深深地叹口气，最终用剪刀将那头青丝齐耳根剪断了。

一大早，在街上刚有人走动时，白鹤楼大门前，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

女子，她敲了几下门板，就看到了前来开门的钟意。

那女子看到钟意的短发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：“姑娘，姑娘！你不能想不开去做姑子啊！好端端的，你剪什么头发！”

钟意看到来人，又惊又喜，又有些哭笑不得，一把抱住那女子，喊道：“紫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她又解释一句，“我剪头发是要出去卖钱，不是做姑子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名为紫烟的女子哭得更伤心了。

钟意将紫烟引进去，要打水给紫烟洗脸，紫烟连忙起身拦住了：“怎好让姑娘做这些事，真是折杀奴婢了。”

钟意黯然说道：“别再叫什么姑娘奴婢的了，上个月我把你们都发卖了，已经不是你的主子了。再说，你这会儿自己跑出来，主人家知道你来了这里吗？”

紫烟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张文书，给钟意看：“姑娘，你说这事奇不奇？我被人赎出来了！看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个平民百姓，不再是奴婢了！”

钟意半信半疑，接过文书，嘀咕道：“别是被人骗了吧？”

她仔细一看，确实是官府的文书，一应手续都全。钟意不由地真心为紫烟感到高兴。

“是谁赎了你？”钟意问道。

“奇就奇在这儿，奴婢不知道呢！”紫烟说道，“奴婢挂念姑娘，一从王大户家出来，就来找姑娘了。”

钟意嗔怪紫烟道：“都说了不要再叫我姑娘了，你既然是平民百姓，还称什么奴婢呢。”

紫烟眼圈红了起来，抽噎道：“奴婢从四岁就跟着姑娘了，姑娘也从 not 把奴婢当下人看，对我一直像亲姐妹一样，这次姑娘和夫人遭了难，就算奴婢是个自由身，又怎么能扔下姑娘和夫人呢？”

紫烟嘴里的夫人就是钟意的婢娘，钟意听到这儿，眼圈红起来，想起紫烟还不知道婢娘的情况，忍着悲痛说道：“婢娘，婢娘去世了。”

紫烟果然大哭起来，钟意又安慰她很久，紫烟才平复心情。

“紫烟，你来也好，我正好要挣自己的赎身银子，你帮帮我吧。”

紫烟又听钟意说了头一天的事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很想哭又觉得自己没有用，吸了两下鼻子，就目光坚定地对钟意说：“姑娘说什么，奴婢就做什么！”

紫烟四顾房间，看到针线筐箩，就毫不犹豫地走过去拿起剪刀，将自己的一头黑发也齐耳根剪了下来：“若是要凑钱，再加上我的！”

靠这两把青丝，钟意有了十文钱的本钱，这离她的一两银子，也就是一千文钱的目标，还很远。

“我已经有主意了。”钟意在厨房里翻了半天，找到一个小坛子之后，胸有成竹地对紫烟说，“咱们先去对面茶叶铺买些茶叶吧。”

白鹤楼对面有一家“王记茶叶铺”，平时和白鹤楼也有些来往，男人炒制茶叶，女子当家。

那女子姓马，排行第四，外头就都叫她马四娘子，虽没几个钱，却很喜欢打扮，总是穿一条半新不旧的石榴红裙子，为人有些张狂。

钟意不大喜欢她，但无奈她家男人炒制的茶叶倒是不错，也物美价廉，她只能去找她。

没想到马四娘子看到钟意，却非常热情，热情得让钟意有些招架不住，但这份热情却是跟她买茶叶无关。马四娘子张嘴第一句话，就让钟意和紫烟惊得差点跌了个跟头。

“呀，这不是我儿大狗子的媳妇吗？真是个标致人！还没过门就上婆家走动啊，性情也算大方！”

媳妇？

这还得了！

钟意觉得自己头都要大了，这两天，她被多少个人盯上了？这些人全都想让她回去当老婆。当老婆虽然好听一点，听起来不是小妾，也不是通